

諸子集成

王先謙著

荀子集解

上海書店

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櫟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櫟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禁。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脩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几席。而思慮挾於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徒。詆譭橫生。擴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輪昭然。學者始知崇尚。顧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為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采諸家之說。為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間亦附載。不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辭。酌宋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竝揭荀子著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序。

荀子序

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遠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平忠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稽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大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干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聞，愚昧多蔽，寧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無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盧文弨曰：傳作傳誓不絕，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例略

嘉善謝氏校本。首謝序。見次楊序及新目錄。今照次荀子讎校所據舊本。竝參訂各氏。影鈔大字宋本元刻

當時坊間所梓脫誤舛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大異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鍾人傑本。有評點注刪節。紅陰趙曦明敬夫金壇段玉裁若膺海寧吳騷榘客吳縣朱與文游江都汪中容夫餘姚盧文昭紹弓嘉善謝塘金園輯校。輯諸家未錢大昕跋。見次校勘補遺一卷。案之說並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圖以別於楊氏之注。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此書盧謝同校。故郝蘭皋稱謝。王懷祖稱盧。但謝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遂得藏事。是此書元出於

盧。參攷刊行。迺由謝氏。則稱盧校本者。爲是。盧所據大字宋本。爲北宋呂夏卿熙寧中所刊。然未見呂刻本。僅取

朱文游所藏影鈔本相校。故間有爲影鈔訛字所誤者。脩身王霸兩篇注可證也。茲刻仍以盧校爲主。依謝刻於

楊注外增一圓圖。全錄校注。加盧文昭曰四字別之。據謝序。錢跋校注亦有出謝手者。然無可區別。其補遺一卷。散入注中。盧校不主一

本。茲亦仿其例。擇善而從。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爲盧據舊本之一。其引見書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國注文。茲覆

檢元書。尙有可采。爲增入數條。此外正文及注。岐異滋繁。當由傳寫致訛。或係以意刪節。多與盧氏所云俗聞本

相合。既非所取證。不復稱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與政刊於台州。即依呂本重刻。遵義黎庶昌純齋於日本得影

摹本。重刊爲古逸叢書之一。首楊序及新目錄。末劉向上言及王呂重校銜名。與今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本同。熙寧元年國子監劉子官銜。

續熙八年唐序。經籍訪古志二跋。重刊楊跋。俱見此。即困學紀聞所稱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架熙寧舊本。亦

未爲善者也。然在今日。爲希見之本。茲取以相校。得若干條。列入注文。其與呂本相同。如一卷取藍干越之比。竝

不復出。以省繁文。至其顯然訛誤。雖與呂歧出。亦無所取。

樓霞郝氏懿行荀子補注上下卷。未附與王侍郎論孫卿。與李比部論楊倞二書。並見茲全探入注。

高郵王氏念孫雜志八。校荀子八卷。係據盧本加案語。用朱錢佃江西漕司本。龔士澗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

本參校。嗣得元和顧千里澗寶手錄呂錢二本異同。復為補遺一卷。敘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顧氏考訂各條於

末。敘佚文並見茲證。其中如劉台拱端臨。汪中容夫。陳奐碩甫諸家之說。蒐討甚詳。而盧校郝注之精者。亦附錄焉。茲取

王氏各條散入注文。劉汪陳顧諸說。仍各冠姓氏於首。

德清俞氏樾諸子平議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議四卷。全探入注。近儒之說。亦附著之。

考證上除史志外非關荀子書
義及版本考訂者不錄

〔漢書藝文志儒家〕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有列傳師古曰日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又賦家〕孫卿賦十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又集部別集〕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殘缺梁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儒家類〕孫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丁部集錄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荀卿子十二卷荀況撰〔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倞士子大理評事〔又丁部集錄

別集類〕趙荀況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類儒家類〕荀卿子二十卷魏國趙人荀況著〔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國子監劄子官銜〕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納訖。今來再校荀子一部。計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臣盧侗。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臣王汝翼。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婺州永康縣事充直講臣顏復。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臣梁師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黎錫。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臣韓端彥。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句國子監丞公事飛騎尉臣程伯孫。管句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臣畢之翰。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

中充天章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誨。朝散大夫行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判尙書禮部貢院兼知諫院兼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錢公輔。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充國公食邑一萬一百戶食實封叁阡肆伯戶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初漢劉向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復重定著三十二篇。為孫卿新書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寧初。儒官校上。詔國子監刊印頒行之。中興蒐補遺逸。監書變具。獨荀子猶闕。學者不見舊書。傳習闕本。文字舛異。仲友於三館睹舊文。大懼湮沒。訪得善本。假守餘隙。適以公帑餽木。悉視熙寧之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卿不可作。其書獨非典刑乎。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氏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般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變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倢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据遷傳參卿書。其大略可睹。卿名況。趙人。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

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平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自戰國爭富彊。儒道絀。孟子學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見用。卿後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爲人性惡。故非子思。孟軻揚雄以爲同門異戶。孟子與告子言性。卒絀告子。惜卿不見孟子。不免異說。方說士徵時好。卿獨守儒。讎兵以仁義。富以儒術。彊以道德之威。旨意與孟子同。見應侯。病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極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無用。至於坑焚。誠不旋踵。漢奮布衣。終假儒以足。卿言不用而後驗。自董仲舒韓愈皆笑卿書。言王道雖不及孟子。抑其流亞。廢於衰世。亦命矣夫。學者病卿以李斯韓非。卿老師。學者已衆。二子適見世。晝寢鋪啜。非師之過。使卿登孔門。去異意。書當與七篇比。此君子所爲太息。大宋道熙八年。歲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請郎權發遣台州軍州事唐仲友後序。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類儒家類〕楊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趙荀況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況。嘗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爲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後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爲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近百歲矣。楊倞唐人。始爲之注。且更新書爲荀子。易其篇第。析爲二十卷。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諫爭。傲災祥。尙強伯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飾邪說。文森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荀子二十卷。楚蘭陵令趙國荀況撰。漢志作孫卿子。云齊稷下祭酒。其

曰孫者。避宣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評事楊倞注。案劉向序。校中書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爲十二卷。至倞始分爲二十卷而注釋之。隋書中。錢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異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他本最爲完善。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足殺青。簡書可繕寫。勸學至楊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軒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交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爲軍師。敗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爲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學紀聞十〕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四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又〕楚詞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儻儻。受人之澣澣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詞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又〕勸學篇。青出之藍。

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木潤。君子如礪矣。作知礪矣。賦篇。讀占之五泰。作五帝。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餘不勝紀。原注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奉臨寧書本亦未爲善。據韓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監本改爲五帝而刪注文。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

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大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歲。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為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輪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僞。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真僞之僞。遂譁然指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卽性

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注。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嶷。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周荀況撰。唐楊倞註。況亦孔氏之支流。其書大旨在勸學。而其學主於修禮。徒以恐人恃賢而驕。故激為性惡之說。受後儒之詬厲。要其宗法聖人。誦說王道。終以韓愈大醇小疵之評為定論也。倞注發明古義。亦異於無稽之言。

〔天祿琳瑯書目〕天祿子部。纂圖互注荀子。一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後有孫大略龍標九辯三圖。

宋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志作孫卿子者。蓋宣帝諱也。至楊倞始復改為荀。

分二十卷而注釋之。酒器中。錢佃耕道用元豐二本參校刊之。江西漕司。共同異著之篇末。凡一百二十六條。獨他本最為完善云云。據此。則宋時刊物荀子已非一本。是書標為纂圖互注。書中於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註諸語。與經部宋本毛詩唐禮春秋經傳集解三書正同。圖樣字體版式亦復相等。蓋當時帖括之書。不獨有經也。

〔八元版子部〕纂圖分門類題註荀子。一冊。

周荀況撰。三十二篇。唐楊倞注。分二十卷。前載楊序。并新增

題辭。如集荀子事實品題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陳傳良輯荀子門類題目一卷。此當時帖括之書也。其門

類題目一卷。於標題次行。刊永嘉先生陳傳良編。所分門類。始曰天地。終曰五常。共四十門。末又附拾遺。此事要

總類二條。皆擇書中之可作題目者。分類摘句。以取便於觀覽。卷後別行。刊麻沙劉通判宅刻梓於仰高堂十二

半。卷一之後。亦於別行刊關中劉旦校正。所謂劉通判者。當即是人。第書首標題為纂圖分門類題注荀子。書前仍當有圖。蓋已失之矣。至所載荀子事實品題一卷。觀其識語。稱舊本荀揚圖說。不過具文。今得麗澤堂編次品題。凡卿雲事實顛末。歷歷可考云云。則是荀揚合刊之書。非此本中所應有。乃書賈割取荀子事實。以冠於書首耳。且書中自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標題祇稱荀子。卷十六卷二十兩卷。標題又稱監本首註荀子。書名既不畫一。版式亦復懸殊。係以三刻湊成一書。其標稱荀子者。撫印甚精。紙墨俱佳。實為宋槧。餘則元時所刊。遠不相及。然宋本流傳者久少。今尙存吉光片羽於元刻之中。雖出湊合。亦可寶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荀子二十卷。楊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并劉向篇目。清康熙八年六月。吳郡錢似得元豐園子監本。並二浙西蜀諸本參校。刊於江西計臺。其跋云。耳目所及。特為精好。予藏之。夏卿重校本。從宋本摹寫者。字大悅目。與此可稱雙璧矣。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二十一子部儒家類。荀子二十卷。影寫宋呂夏卿大字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後有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呂夏卿重校兩行。案呂夏卿本宋槧尙存。惟是本從宋槧初印本影寫。見存之宋槧。則紙質破損。字迹模糊。且為庸妄子據俗本描補。殊失廬山真面。故宋槧轉不若影宋本之可貴也。金吾聞之。黃蘗圖先生云。

楊倞序。元和十年。顧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於世。乃其本即從元纂圖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刪而未盡者。猶存兩條于楊注中。

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獨後我也句下

又何怪平本之不精也。餘姚盧抱經學士。彙諸本參以己意。校足重梓。首列影鈔宋大字本。即今此本。從朱文游家見之也。考因學紀聞所引。如青取之於藍。請殆監本。

是已。採用頗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觀。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脩時而樂。正與爾雅釋詁暴樂桑柔。毛傳及鄭箋。樂所用字同。則樂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為落明基。而盧學士略不及此本之有樂字。然則此書不幾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當據依以正之。今歸鄭巖周君收藏。藝圃借得。命校一過。兼訪知宋槧印本。在東城藏書家。持來擬售。略一寓目。樂宋槧本與鈔同他日儻竟為藝圃所有。當仍假此本一一覆審之云。嘉慶元年八月。書于黃氏之士禮居。潤齋顧廣圻。

〔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內編二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楊倞注一纂圖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則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盧文昭校刊本
一嚴杰依
惠校本

〔謝塘荀子箋釋序〕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間。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未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尙多。而本書或反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遠。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相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為游說之習。鄭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為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

見用於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願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尙論古人。當以孔子爲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爲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倞所註。已爲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爲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樸昧。閒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是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怪出抱經。參互考證。往復一終。遂得蕝事。以墉黜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壞人之美。而抱經頗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著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顯師古以來。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爲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尙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爽。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又如張良爲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爲孫。正如此比。以爲避宣帝諱。當不其然。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爲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焉惟其同下。尙有詩

曰上帝甚神。無自療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尙未精審也。

〔又錢大昕跋〕荀卿子書。世所傳唯楊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譌。讀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謝公。視學江蘇。得餘姚盧學士抱經手校本。歎其精審。復與往復討論。正楊注之誤者若干條。付諸劄劂氏。而此書始有善本矣。蓋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敘列諸子。獨以孟荀標目。韓退之於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云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並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之書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云。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為之證也。因讀公序。輒為引伸其說。以告將來之讀是書者。丙午閏七月。嘉定錢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補注與王引之伯申侍郎論孫卿書〕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平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繇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子尊王賤霸。荀每王霸並衡。以是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邊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錐于。於人肌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於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云人之

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即為耳。孟荀之指。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即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義。妄相毀詆。閣下深於理解。必早見及。願得一言以祛所蔽。孫卿與孟。時勢不同。而願得所藉手。救弊扶義。其道一也。本圖依託春申。行其所學。追春申亡而蘭陵歸。知道不行。發憤著書。其指歸意趣。盡在成相一篇。而託之瞽瞍之詞。以避患也。楊倞注大體不誤。而中多未盡。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擇未精。亦由不知古書假借之義。故動多覓礙。蒙意未安。欲復稍加訂正。以存本來。久疏樞謁。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與李璋煜月汀比部論楊倞書〕來示唐書藝文志。以倞為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無名倞者。意倞或改名。余謂志表互異。當由史氏未詳。故闕然弗備。若依馬班史法。於表志中書本名及改名。如漢劉更生為劉向之例。斯無不合矣。唐書倞不立傳。當由仕宦未達。無事實可詳。故志表闕略。而僅存其名。然千載下遂不知倞為何人。要亦史筆之疏耳。汪氏容甫。據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較荀子加詳。汪氏又據志載會昌四年。定為武宗時人。然則此恐別一楊倞。若藝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題大理評事而無朝請大夫以下銜者。蓋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說為不然。因言藝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兩汝士也。余無以應之。請質諸月汀。閏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孫讀書雜誌校荀子後敘〕余昔校荀子。據盧學士校本而加案語。盧學士校本。則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去年陳碩甫文學。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郵寄來都。余據以與盧本相校。已載入荀子雜誌中矣。今年